

脾胃阴阳调理之应用

韩 先 知

(湖南安乡卫生职工中专学校, 湖南 415601)

脾胃同居中州,脾气升,主运化;胃气降,主受纳,阴阳相配,升降既济。一旦为病,胃为阳土,法宜润降;脾属阴脏,治当温运,此乃正治。然病变无穷,阳腑有阳伤之疾,阴脏有阴亏之虞,故有温胃阳,救脾阴之治者,乃为变法。如此则知其常,达其变,调整脾胃阴阳之法全矣。笔者就调整脾胃阴阳并结合临床验案略述浅见如次。

釜底添薪,温通胃阳

胃为阳土,多气多血,故有阳明阳腑之称;胃为水谷之海,日以纳食消谷为职,故凡饮食生冷,水湿内停,多伤胃阳。医家多重胃阴而忽视胃阳,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曰:“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”。“五脏六腑皆分阴阳,独胃腑无阳乎?”余于临床十分重视胃阳之作用,凡见水谷积滞胃腑,阻遏不通而致反胃、呕吐诸症,多责之于胃阳不振,浊阴潜踞所致。法当釜底添薪,温通胃阳。用药非温而通者不得复其阳,非通而走者不能祛其寒。常喜用附子、萆澄茄、萆拨、吴茱萸、公丁香、半夏、茯苓、枳壳、厚朴、干姜、蜀椒等品。

例1 张某,男,48岁,搬运工人。1981年11月3日初诊。患者因长年从事重体力工作,劳累过度,昨日洗浴,复感寒凉,而致胃脘疼痛求治。自诉胃脘疼痛,呕吐清稀食物,有酸臭味,形寒肢冷,大便5日未行。舌淡苔白腻,脉沉弦。先以小承气汤合保和丸加减治疗罔效。细思之此乃脾胃阳气素虚,复感寒邪,阴寒凝于中焦,虽予理气通腑之品,然胃阳未振,胃中无火,仍难腐熟水谷,当温通胃阳为法。药用:附子10g,干姜15g,萆澄茄12g,法半夏12g,厚朴10g,枳实10g,制大黄15g,肉苁蓉15g,代赭石20g,莱

菔子12g。水煎服,1剂后呕吐止,胃脘疼痛渐消,且思饮食。共进3剂收功。

按 本例症见呕吐食物,形寒畏冷,舌淡、苔白腻等,寒象亦见。抓住胃阳不振这一病机重用附子、干姜、萆澄茄以温通胃阳,且胃寒得附子,尤如釜底添薪,则火能生土,坎阳鼓动,中宫大建,胃之腐熟功能得矣。

酸甘滋润,清养胃阴

前贤谓太阴之土,得阳始运,阳明阳土,得阴自安,以脾喜燥恶湿,胃喜润宜降故也。张仲景急下存阴之法,治在胃;李东垣大升阳气,治在脾。清代名医叶天士发先贤之论,谓胃主承纳下降,以通为用,故凡辛香刚燥之品,非胃所宜,创治胃“宜凉,宜润,宜降,宜通”之说,使治胃法更趋完备。笔者对叶氏“养胃阴”之说颇为赞同。临证见禀质木火之体,胃津耗伤,以致嘈杂灼热,胃脘疼痛,口干舌红等症,常用清养胃阴之法。药用白芍、木瓜、麦冬、乌梅、沙参、天冬、石斛、西洋参、百合酸甘滋润之品。口苦加蒲公英、梔子;脘胀加麦芽、谷芽、木香、厚朴、檀香等,清胃而不伤津,理气而不伤阴。

例2 邓某,女,39岁,农民。1978年6月28日初诊。主诉胃脘疼痛反复发作3月余。脘腹灼热、隐痛而胀,口苦而干,大便秘结,三五日1行,舌红、苔薄,脉细数。乃瘀热交搏,热灼胃阴,法当酸甘滋润。药用乌梅15g,木瓜12g,桃仁10g,白芍12g,鲜芦根30g,鲜蒲公英20g,厚朴6g。日1剂水煎服,每次同时加服枳术丸10g。2剂后,诸症大减。进退共服10剂病愈。

按 清得一分热,便保得一分津。方用甘凉滋润之剂,即能清热养胃,又能柔络止痛。因有

腹胀运化迟钝,方中略加理气之品,药中病机,故收效颇佳。

温脾升清,鼓舞中州

脾为太阴阴脏,职司运化,喜燥恶湿,故凡寒湿外感或阳衰寒湿内生,每致太阴之阳受伤,不能运布,中焦滞钝而成湿土壅塞,阳失斡旋之证。常见腹胀纳减,便溏形寒,肢冷,舌淡、脉细等症,甚则脾不统血而为黑便。治脾之药宜动宜刚运,温补为要,大忌阴腻静药。平时喜用附子理中汤,大、小建中汤,黄土汤等方。脾胃同居中州,是升降运动之枢纽,脾虚则清气不得宣升,浊气不得下降;治疗亦尊李东垣“升阳”学说,强调脾阳之生发,临床喜以升麻、苍术同用,常配半夏、白术、茯苓、陈皮等品;胀甚则加檀香、砂仁、枳壳、麦芽、莱菔子等。

例3 伍某,男,54岁,干部。1989年6月14日初诊。患者泄泻2月余。症见中脘痞胀,形寒畏冷,纳呆便溏,肢软乏力,舌淡、苔薄腻,脉细。先投平胃散加味3剂无效。细察脉证,考虑脾运失健,转以升清降浊。药用升麻12g,大腹皮10g,苍术12g,白术15g,湘神曲15g,枳壳10g,陈皮10g,法半夏12g,佛手6g。水煎服,日1剂。连用5剂后复诊,脘腹痞胀已消,诸症随减。又进5剂重用升麻以升清泄浊,鼓舞中州,顽疾终得消除。

按 该例胃疾,湿浊本重,壅阻中焦,脾阳被困,清气当升不升,浊阴当降不降,故见痞胀,形寒肢冷,纳呆便溏。先投平胃散3剂无效,可知病机非独在胃,当究之脾阳不升。故方用升麻为君,以升其阳,配苍术以健脾燥湿,如此则“调中之剂得升清之品而中自安,健脾之方得燥湿之品而效益倍”。

育阴和营,滋补阴脏

脾阴之说,古人论及不多。脾为太阴之脏,藏精气而不泻,凡脾体本虚,胃强脾弱,胃火灼盛,耗伤脾阴,或年老肠燥,产后体虚,皆使脾气不得护津,失其转输之能、滋润之性,即为脾阴亏损。脾阴亏,则见消渴,中脘嘈杂,大便秘结,舌红,脉细等症。然脾阴亏损多由内伤所致,胃阴不足,多系热伤津液;治胃偏于清热生津,治脾则当养阴和营。余常喜用富含脂液之品如肉苁蓉、白芍、当归、枸杞子、麻仁、何首乌、郁李仁、蜂蜜、杏仁等品。滋阴诸药虽可补其阴液,但不能助其生化,唯有加入白术一味,以滋其化源,才是恰法。此所谓“补脾不如健脾,健脾不如运脾”之意。

例4 余某,女,66岁,家庭妇女。1988年10月30日初诊。患者近年来常感中脘灼热,伴纳食减少,大便不行,舌红、苔薄,脉细数。法当育阴健脾,化瘀通幽。药用肉苁蓉20g,乌梅12g,何首乌10g,全当归10g,黑芝麻10g,漂白术15g,桃仁6g,郁李仁0g,黄栀子10g,蒲公英12g,蜂蜜30g为引。水煎服,日1剂。3剂后诸症显退,食欲增加。上方10倍量制成蜜丸口服,每次10g,每日2次,连服1个月,经年痼疾得除。随访半年,未见再犯。

按 该例年老体弱,阴液不足,累及脾阴,损其脂液,故见中脘灼热而食欲减退,肠燥津枯,传导不利,而见大便不行。故用肉苁蓉、何首乌、当归等诸多富有脂液之品,既补脾阴,又润大肠,更加蒲公英、黄栀子清胃而断伤阴之源。寻究方意,虽脱胎于“润肠丸”、“五仁丸”等方,但补中有清,滋中有化,其遣药更胜一筹。

(收稿日期1993年10月21日)

张简斋学术思想研讨会征文

张简斋是民国时期杰出的中医家。为了继承发扬张简斋先生的中医学术思想,加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,江苏省中医学会拟于今年第4季度在南京召开首届张简斋学术思想研讨会。征文内容:张简斋先生的年谱、生平事迹、医事活动、学术思想、医案、医话、处方、医著、文物、墨宝、纪念品等的收集整理。文章请于1994年9月底前寄南京市汉中路282号江苏省中医学会成建山收。邮编:210029。